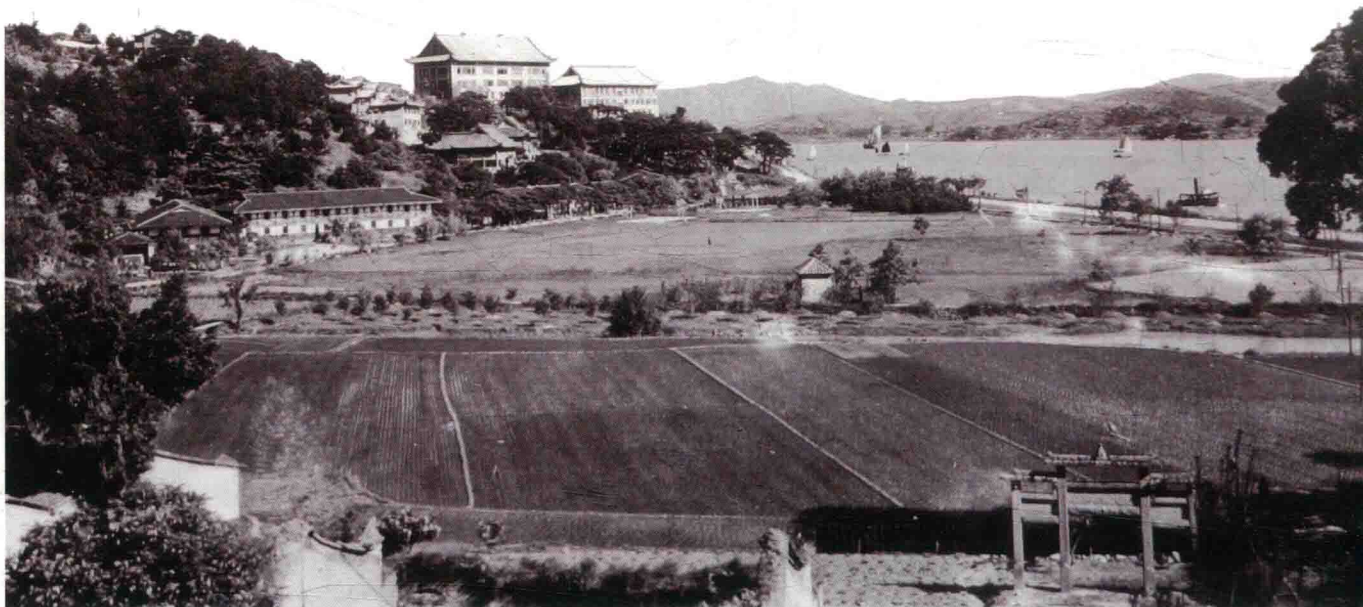


福建协和大学

史料汇编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福建协和大学校友会 编
翁迈东 主编

Edited by Alumni Association of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Weng Maidong, editor in chief

福建协和大学

史料汇编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福建协和大学校友会 编
翁迈东 主编

Edited by Alumni Association of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Weng Maidong, editor in chief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建协和大学史料汇编/翁迈东主编.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211-07549-2

I. ①福… II. ①翁… III. ①福建协和大学—校史—
史料—汇编 IV. ①G649.285.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7045 号

福建协和大学史料汇编

FUJIAN XIEHE DAXUE SHILIAO HUIBIAN

主 编: 翁迈东

编 写: 福建协和大学校友会

责任编辑: 林 顶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网 址: <http://weibo.com/fjpph>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 19 号楼 邮政编码: 350002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6.5

字 数: 76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7549-2

定 价: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柯 冲

副主任：金章旭 翁迈东 施自祥 李宋贤

委 员：林耀廷 史婉琳 石 浦 吴皖英 林汝熙

甘维廉 吴国雄 郑 辑 王中侃

目 录

留历史之证，传文化之魂/袁勇麟	1
我记忆深处协和大学的人与事/唐崇惕	5
第一篇 福建协和大学简史/原著：徐光荣	
翻译：翁迈东、杨运融、刘闽生、李绍雄、江邦裕	
校对：翁迈东	11
前 言	14
第一章 与一个愿景的奋争（1911—1918 年）	15
第二章 办成一所大学（1919—1923 年）	24
第三章 发展（1929—1931 年）	30
第四章 扩展壮大（1932—1937 年）	40
第五章 战争年代（1937—1945 年）	58
第六章 战后的大学（1945—1951 年）	69
第二篇 福建协和大学历史轨迹/翁迈东、黄秋玲	91
第三篇 福建协和大学文档择录/黄秋玲、翁迈东 辑	149
第一章 关于校况与校务	151
第二章 关于校政	176
第三章 关于教务	180
第四章 关于学生训导与自治	185
第四篇 《协大校友》文章集锦/黄秋玲、翁迈东 辑	201
第一章 校园情深	203
第二章 师生呢喃	281
第三章 校友拾零	461
第四章 革命记忆	537
编后语/翁迈东	577

Contents

Preface/Yuan Yonglin	1
Feature Article/Tang Chongti	5
Part 1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A Historical Sketch) /Roderick Scott	
Translators/Weng Maidong, Yang Yunrong, Liu Mingsheng, Li Shaoxiong, Jiang Bangyu	
Prooftranslator/Weng Maidong	11
Part 2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Weng Maidong, Huang Qiuling	
.....	91
Part 3 A View on the Documents of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Huang Qiuling, Weng Maidong	
.....	149
Part 4 The Article Highlights in FCU Alumni Association Journal/Huang Qiuling, Weng Maidong	
.....	201
Postface/Weng Maidong	5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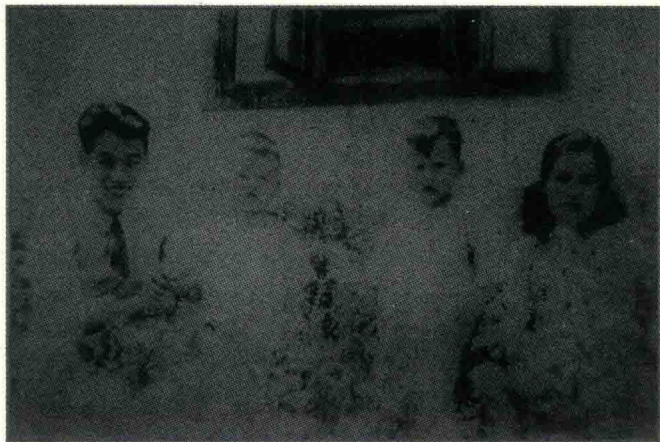
留历史之证，传文化之魂

袁勇麟

我对福建协和大学的最初印象源于俞元桂教授的《怀魁岐母校》一诗，俞先生毕业并执教于福建协和大学中文系，作为俞先生的再传弟子，每每倾听他饱含深情讲起协大往事，我总对那“济济良师辉讲席，莘莘学子拥书城”的校园盛景心生向往又充满敬畏。2009年1月，我到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主持工作，这是一所创办于2003年的独立学院，以“协和”之名，既是对福建师范大学前身校之一的福建协和大学辉煌办学成就和优良办学传统的赞叹与敬仰、纪念与传承，更是创办者对办好这所新型高等院校的执着与勇气、信心与决心的一种宣誓。机缘巧合，使我对协大历史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了解，并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协和学院办学时间短、文化积淀较少，难以形成独特的文化个性，在大学文化建设方面可谓先天不足，“文化寻根”于是成了办学的一种内在诉求。2010年，我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师生成立了“协和文化寻根”课题组，期望通过对协大办学历史的回顾，对协和大学文化的追寻，挖掘出协大留给现今教育者宝贵的精神遗产。课题组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从翻阅民国旧报刊到拜访协大老校友，我都亲自参与，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2012年1月1日，拜会福建协和大学校友会副理事长、知名农学专家翁迈东教授，就协和大学文化保护与传承进行了深入交流，此后在他的引荐下我们得以拜访众多协大老校友。

2012年3月18日，前往厦门大学拜会唐崇惕院士。她告诉我们：“协和文化寻根，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福建协和大学出了很多杰出人才，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和品质，这些都应该成为学院师生的榜



俞元桂先生与妻儿摄于福州魁岐福建协和大学宿舍（1949年）

样和精神财富。”除了赠送《唐仲璋纪念文集》《唐崇惕文集》等一批珍贵资料外，唐院士并题赠“协和精神薪火相传，乐育英才继往开来”，希望协和学院能传承福建协和大学优秀的校风、教风、学风，努力提升办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2012年11月18日，在福州拜访前来参加福建师范大学校庆的唐崇惕院士，向她赠送了包括唐仲璋院士在协大不同学期的成绩单、唐院士本人报名单等在内的珍贵历史资料复制件，唐崇惕院士仔细辨认着她的协大入学报名单，满怀欣喜地说：“还有我19岁时候的照片，自己现在都没有了。这些资料太宝贵了，对于我来说都是无价宝！”

2012年5月26日，拜访素有“船政老人”之称的陈道章先生。他讲述了在协大求学的经历，介绍了他在推动协大文物保护和协大文化传承方面所做的工作，并捐赠一批他收集整理的有关协大的珍贵资料，其中包括他在协大就读时的教科书、1948年毕业时的毕业纪念册、毕业生名录、学生手册等。

2012年11月24日，参加福建协和大学校友会“协和人2012金秋之聚”。“协和大学闽江东，世界思潮此汇通……萃文化作明星，明星照四方……协和协和，大德是钦！”全场齐唱悠远的协大校歌拉开了聚会的序幕。翁迈东副理事长深情宣布：“理事会决定将‘协大人金秋之聚’改为‘协和人金秋之聚’，这代表协大校友与协和学院校友从此成为一家人！”

2013年3月25日，拜访素有“茶学界泰斗”之称的著名茶学专家张天福先生。老人精神矍铄，时年104岁高龄，但依然深情地回忆起了在协大求学和任教的岁月，表示这些经历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并欣然题词“百年协和”，对协和学院的办学寄予厚望。

2013年5月12日，拜访时年99岁的福建医科大学陈国熙教授，同他一起共叙协大往事，陈教授激动而深情地说：“只有能主动探索的人，才能做到敢于怀疑、敢于否定，才有创造性。这是福建协和大学校歌里面，留给我最重要的启发。教育的目的不是让你因为考试去学习，而是鼓励你为自己学习，主动学习。”

2013年12月，在协和学院创办十周年之际，我与林美貌、黄秋玲等同事一起完成了《百年协和》一书的编撰出版工作，其中甘苦，冷暖自知。应该说，这本图文集是我对协和感情的一种表达，更是对老协大历史的学习与敬仰。没想到此书出版后，获得协大老校友的诸多肯定。在2014年12月11日出刊的协大校友会《校友信息》第42期上，登载不少鼓励之词：唐崇惕院士除了在2013年12月11日给我发来短信：“谢谢你寄来两本《百年协和》，内容非常丰富多彩！给校友许多想念！谢谢你对协和大学如此深厚感情！”她在2013年12月20日打给翁迈东教授的电话中又称赞：“《百年协和》，图文并茂。”厦门大学林宇光教授在2014年1月8日写给翁迈东教授的信中说：“《百年协和》一书（协和学院袁勇麟主编），十分全面，读后我感到是协大创史以来最齐全的一本著作，证明编者收集资料的苦心。”北京校友罗慰慈先生在2014年4月29日的信中说：“读了袁勇麟先生主编的这一部珍贵的大著，感想很多……袁院长在《下篇》中介绍了协和学院的现在‘灵境育英才’的景象，让我

们预见到若干年后该学院也一定会跟我们可爱的祖国一样，茁壮强盛，培养出更多的唐崇惕院士、江静波教授、丁汉波教授、严叔夏教授、赵修复教授，并且让创新吐艳的花朵开满榕城和全国。”郑作新院士的夫人陈嘉坚女士在2014年5月17日打给翁迈东教授的电话中谈道：“寄来的《百年协和》一书收到了，有那么丰富的协大历史材料，也有今天协和学院的办学成绩，照相也很多，勾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另外，此书在社会上也引起较大反响，一位福州籍金融界的朋友告诉我：“彻夜阅读《百年协和》，为先前不知福建协和大学而惭愧，为福州曾经拥有过这么一所响彻东南的协大而倍感骄傲！谨向所有协大人深深致敬！”所有这些肯定和鼓励，都让我心怀感恩。此后每年，我都要给协和学院新入职教职员工和大一新生讲《协和的前世今生》，介绍“百年协和”的来龙去脉。

正如本书主编翁迈东教授在编后语提到，福建协和大学办学35年培养毕业生1300余名，就读生5300余名，“培养出来的人才成为文教、科技、医学、基督教会、政府机关各部门的中坚力量，多数人成为知名的学者、科学家、教授、其中国内外院士十四名，可列举的相当于院士级的人才数十名。诸多精英人才分布于国内各地、台湾，以及东南亚和北美。”如此办学功勋理应被历史铭记，却令人痛心地被遗忘。我愈发深刻地感到，随着时光的推移及种种客观因素，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再不收集、保存相关史料，协大就有可能消失在历史烟尘中。协大文献资源的收集、发掘、整理、抢救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所幸虽然协大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协大校友的热忱却丝毫不减，反而随着岁月的推移愈加浓烈。协大校友会早在2010年就酝酿成立协大校史编辑委员会，着手启动《福建协和大学史料汇编》的编纂出版工作。他们多已年过花甲，甚至已是耄耋之年，但仍以整理协大文献为己任，令人敬佩。2013年12月28日，我参加协大校友会聚会时，除了带去50本《百年协和》分发外，特别提议熟知协大历史的“协和文化寻根”课题组黄秋玲老师参与编撰事务，希望为抢救、整理协大史料尽一点绵薄之力。

而今《福建协和大学史料汇编》终于成稿，令人感奋。此书分为协大简史、协大历史轨迹、协大文档择录、《协大校友》文章集锦等四大篇章，是一部旨在抢救协大历史文化的史料汇编，也是全面研究协大文化资源的珍贵文献。书中将涉及协大创立以来的史实条目一一辑录出来，更具参考、保存价值。简史部分为徐光荣教授参照美国保存的档案和个人经历编写，材料原始可贵。而其余部分编者几乎翻遍福建省档案馆和福建师大图书馆民国阅览厅和档案室保存的大部分协大档案材料，从中选编了年表和文档择录，简繁结合，力求体现当年学校的面貌和特点。而其余部分编者几乎翻遍福建省档案馆和师大图书馆及档案室保存的全部协大档案材料，从中选编了历史轨迹和文档择录，繁简结合，力求体现当年协大的面貌和特点。“《协大校友》文章集锦”是难得的史料，文章作者皆是协大办学35年间不同时期的校友，有的年逾耄龄，有的岁过古稀，他们用在母校的见闻和事例展示了各个时期的时代风貌和协大的历史变迁，文章朴实无华，不务空谈，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协大的真挚情感。这些

文章既是协大历史的见证，又是协大文化的沉淀，可说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

编修史志，是为历史留证，为文化存据，不仅以飨今人，更为后人之鉴。《福建协和大学史料汇编》不仅仅是对历经沧桑、成果辉煌的协大校史的勾陈，更是对现今新“协和人”传承与创新的激励与鞭策。我曾在《百年协和》一书的后记中指出，沿用“协和”之名，旨在纪念与继承，借鉴与光大。协和学院“文化寻根”之路，正是对协大历史和文化的解码、传承、融合与弘扬之路。教育之最高境界乃“行不言之教”，协大于今日之高等教育仍历久弥新的教育理念和协和学院在办学实践中萌蘖出的新协和精神，正悄无声息地对协和师生的行为起着浸润、营养、发酵、导向和引领的作用。正如汪毅夫教授在《百年协和》序中所期望：“相信这些岁月积淀的荣光将激励着每位‘协和人’执着坚定地走下去，在新的征程上奋勇前行。”

翁迈东教授嘱我为本书作序，令我诚惶诚恐——晚辈何德何能，作序实难应承；然翁老情真意切，却之不恭，勉为其难，爰陈芜辞，藉为“序言”，谨表高山仰止之意。

2016年3月26日于福州

我记忆深处协和大学的人与事

唐崇惕

我是母校福建协和大学的一个关门弟子，在魁岐山清水秀校园只读一年。由于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唐公仲璋两度到内迁邵武母校任教，与他老师、朋友和学生们亲密无间感情，给我感受至深。而且我也在初识事年纪两次生活在协和大学的环境中，成长于兹，铭记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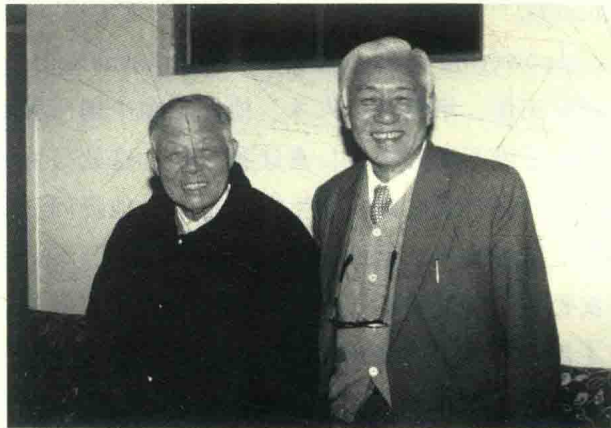
父亲自幼是孤儿，靠半工半读念完中学和大学。在协和大学他需要比他人多一倍时间（8年）才能修完所有课程的学分。我出生时，父亲因劳累过度咳血，被校医误诊为肺结核而休学。他受到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真正病倒了。此时，他的业师，Claude R. Kellogg 教授，向他伸出有力的援助之手。克先生雇了两辆轿子，将我父母亲送到城北英国人办的柴井医院，让父亲治病，母亲在那里照顾。父亲当时还是一个贫苦学生，克先生一定还资助了医疗费。父亲住院多时后回家疗养，还经常休克。两年后（1932年）才勉强回校复学，我还依稀记得和母亲哥哥到魁岐参加父亲的毕业典礼。我小时候曾见过克先生，他慈祥可亲。1982年，克先生的女儿 Virginia Kellogg Hoadley 和几位朋友到厦门看望我父亲。父亲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他当年做学生时，她才四五岁。她送我们一本克先生于1967年出版的书：“Entomological Excerpts from Southeastern China (Fukien Province) A Borigines: Silkworms, Honeybees and Other Insects.”在该书序言中有一句谈及我父亲：“Nor can I forget Tang Chung Chang with his overpowering thirst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一位美籍老师在中国开展多年有益的科学研究工作、培养许多人才。他怀念在中国所做的工作并如此纪念着由于特殊时代的原因而数十年音讯不通的学生！真让我感动！这就是协和大学的“博爱精神”。父亲常和我谈起克先生，说：当时常有许多学生围着他，向他提问一些科学问题，他都细心回答，但有时提的是科学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会说：“I don't know, No one knows!”这句话让学生们知道许多重要的科学规律性问题正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父亲一生，就是一直探究多方面未被人类所了解的科学规律性问题，这种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需要“创新”的原则，也影响了我一生从事科学工作的思想。父亲经常想念克先生，当他发现一些新的种类，常用“kelloggi”作为新种的名称，寄托他思念之情。这也是协和大学的“师生之情”！后来

我去美国，想去看望 Virginia Kellogg Hoadley，但她已去世，她的一位朋友热情地招待了我。



1982 年克先生的女儿 Virginia Kellogg Hoadley（前排右一）
和几位朋友到厦门看望我父亲

父亲多年跟随克先生对昆虫学有深刻认识和兴趣，本想终生从事之，重病后体会健康对人类的重要性，又在医院中见到血吸虫病患者的痛苦，才改变要从事寄生虫病问题的研究。但病前他在福州理工学校兼任生物学课教师时，他对昆虫学的兴趣感染了多位当时学生，他们以后都成为著名的学者，如研究与昆虫有亲缘关系三叶虫的古生物学的卢衍豪院士和著名的昆虫学家赵修复教授。20 世纪 50 年代我在上海工作，暑期回福建在建瓯转车，意外地遇到赵修复先生身背采集包等器材，手拿昆虫网在从事野外作业。修复先生经常来看望我父亲，俩人非常高兴地谈论正在从事新的研究问题。他们都是克先生在中国科学事业的卓越优秀的继承人。中国动物学会于 1977 年 12 月在天津召开“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刚结束后第一次的学术会议，在不是太多的与会者中，竟有十余位是唐仲璋在协和大学的学生，会务组特意为我们照张相。这些点滴事迹都显示由协和大学传承的珍贵师生之情和追求科学的精神。



赵修复先生来厦门看望唐仲璋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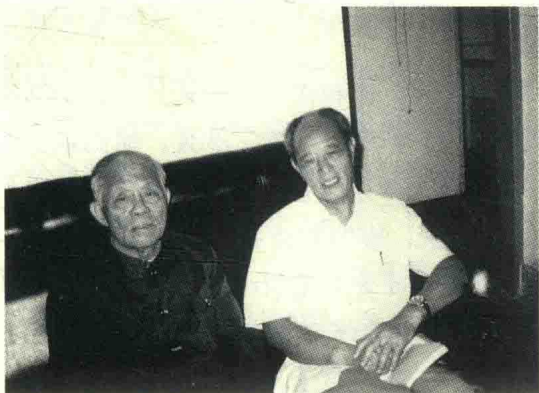


1977 年 12 月天津学术会议中协和大学校友

(前排左起：施兰卿、汪溥钦、吴淑卿、唐仲璋、许鹏如、江静波、林宇光；

后排左起：郭源华、何毅勋、周述龙、唐崇惕、陈佩惠、王翠霞、许锦江、黄庆广)

1986 年我母亲去世，父亲极度悲伤，往日许多学生都特意远道来厦门探视慰问。从广州来的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著名鱼病专家廖翔华先生（1942 年毕业），从上海和北京来的寄生虫学家周祖杰和陈佩惠，他们的来到给父亲带来莫大的慰藉。



1986 年学生来厦门探望老师（左图：廖翔华；右图：右 1，陈佩惠；左 3-4，周祖杰及其夫人）

父亲早年学生们对他的挚爱也惠及我。我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所到之处，遇到父亲过去的学生们都非常厚待我。如 1942—1945 年我们在邵武家住协大理学院后面教工宿舍，我进出理学院楼时常见吴淑卿先生给学生们上实验课，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主持寄生虫研究室的工作。20 世纪 80 年代，我到内蒙古东部草原工作，常经过北京，带回的标本常拿到吴淑卿先生实验室处理，有时要到科学院图书馆借书也到她实验室工作，她对我关怀备至，帮助很多。不幸她从一次体检中发现卵巢癌，几年后也作古了。我多次赴

香港参加海洋生物国际研究会，受到在广州工作的许鹏如先生和廖翔华先生亲切的款待和热情的帮助。



左图：1980年许鹏如先生（左1）与我（右1）同在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寄生虫学培训班授课。不久，许先生因接待一外宾到冰库参观，不幸被病毒感染入侵脊椎而瘫痪去世



右图：2010年我到广州中山大学探望廖翔华先生和他夫人杨绣珍老师（右1），2到3个月后廖先生因严重糖尿病而去世

父亲一位非常亲密的学生叶英先生（协和大学生物系1940年夏毕业，博学多才、英俊热情、具有音乐天赋），他的悲剧人生遭遇，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第一次认识叶英先生，是在1940年夏天。那年我和我哥崇恂要离开邵武去长汀舅父家上学，是叶英先生带我们从邵武坐长途汽车去南平，再替我们买好去永安的车票并送我们上车。一路上他像大哥哥一样照看我们，非常和蔼可亲。

我第二次与叶英先生来往，是在1951年到1957年之间，他和他美丽夫人，不会说汉语的澳大利亚华侨关老师，回到福州，还带着一个只有2—3个月的孩子。不久，他们到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任教。1954年我大学毕业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工作时，有一天他来华师大看我并带我到他家中作客，好几次请我去他家过周末，盛情款待我。他们儿子已4岁多，关老师和孩子说英语和生硬的中国话。关老师弹钢琴，叶英先生引吭高歌（他们一双儿女也遗传了父母的音乐天赋，后来都从事音乐工作），真是非常幸福的一家人。叶英先生有次要我教他的助手们制作原虫纤毛网基粒染色制片方法。上海常有学术会议，我参加时都会见到叶英先生，我做报告时他给我拍照，常把我介绍给我父亲的朋友（如吴光先生、张玺先生等），并为我们照相。

叶英先生把我当亲人，也告诉我他的苦恼。由于抗日战争期间他曾担任美国盟军的英语翻译，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点斗争对象。他都曾把所有玻片标本注明登记，作被捕入狱的思想准备。他的大女儿幼时因保姆看顾不周而夭折，也只能忍气吞声。叶英先生为人十分热情。1951年叶英先生刚到上海不久，有一天在百货公司买东西惊奇地见到校友吴淑卿先生，立即把她介绍给上海一医任职。至今可参阅到他们当时共同发表的重要科学论文。



左图：在上海一医校园，前排：左2唐崇惕、右1叶英先生；其他是叶英先生助手；

右图：前排左2起：唐崇惕、吴光先生、张玺先生；其他是上海一医教师；叶英先生摄影。

我最后一次见到叶英先生是在1977年7月13日，仅过一个月，他因医疗事故而身亡。“文化大革命”期间，闯汽车自尽的他结果断了一手臂，医院草草处理了事，使他长期手臂疼痛服止痛药。父亲一直去信安慰没获回音。1977年7月我赴内蒙古草原野外工作在上海转车，由好友熊光华带我去叶英先生住处。他满头白发，只有一个手腕，坐在轮椅上，轮椅两旁有装满杂志和报刊的口袋。叶英先生见到我们非常激动和高兴。我转达了父亲给他的话：“我写信给你要回信，有机会你们再回家乡住些时候，国家要出版‘吸虫志’，大家在写了，完成时要请你参加审查委员会。”我告诉他当天傍晚我要去哈尔滨转内蒙古，待我回程时一定再来看望他。匆忙中向叶英先生和关老师告别，竟成与叶英先生的诀别。一个月后，我接到熊光华来信称：叶英先生和吴光先生近日先后去世了。当我野外工作结束带标本到白求恩医科大学拍照，来到长春。我到长春文工团，找到刚从上海奔丧返回的叶英先生儿子。他说上月他爸曾给他信说我经长春时要好好招待我。并告诉我关于他父亲死亡过程：老人家中午在家有些发烧不舒服而去医院，医生立即给他输液，就在输液中死亡。这是医疗事故，但医院和学校都不承认。他对我说他母亲汉语讲不好，如果确定是医疗事故，他作为上山下乡知青可以申请返回上海照顾母亲，可是大家还是把他父亲作为“有问题”的人对待。不久后，关老师和他们儿女先后回澳大利亚去了，再无消息。叶英先生的悲剧人生，我无法忘怀！

1939年父亲离开愉快工作6年的福建科学馆，从沙县到邵武协和大学任教。到达当天暂住在学校理学院一实验室内，半夜我3岁三妹崇夔从实验桌上滚到地上（这像个不好兆头，仅数月后她就去世了）。不久我们家在街上找到一旧式民房，住在光线很差的前院两厢房。我、二妹崇騫、三妹在城东汉美小学就学，我六年级、二妹一年级、三妹学前班。这两位妹妹都聪敏、美丽、可爱，深得学校老师喜爱，都参加学校公演的歌剧饰小天使。不久可爱的三妹罹患脑炎，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和地方，连一片消炎的磺胺药都无法求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痛苦地逝世。我永远不能忘记母亲的哀号痛哭声。平时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母亲就

把隔夜饭热好让我们吃好上学，三妹年纪小要我背她走。有次我不背，她在我后面哭着跑。数十年来，我一直后悔那时为什么会让她哭着跑？三妹故后数月，父亲接受了北平协和医学院聘请，父母亲带几个幼女北上，我和我哥去长汀，离开了邵武。

太平洋战争爆发，父亲立即离开被日军占领的北平协和医学院，全家辗转南归，于1942年又到邵武母校任教，我们全家再次团聚。没有料到不到一年，聪敏能干的二妹又罹患莫名恶疾，吐血身亡。我终生难忘父亲跌坐椅中痛哭说：“我完了！我完了！”二妹亡故后不到一周，父亲的亲密助手林国樑叔罹患鼠疫。父亲立即送他到福山上的“隔离医院”，最后伤心地给他送终。过了2年经常断炊的贫困生活，于抗战胜利前夕，父亲接受福建省研究院的聘请，举家又离开了邵武。回到福州后，父亲还是经常到魁岐母校兼课。

我作为协和大学的一个关门弟子，难忘在母校求学的快乐。虽然学校几经更换校名，但我们生物系绝大多数老师还是原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的老教授：唐仲璋、林琇瑛、丁汉波、王岳等，许多中年教师也是出自协和大学；所有教学规格、学风、师生关系等，都沿袭福建协和大学。在此研究型的大学中，我和同学们受益匪浅，为终身走上科学与教学紧密结合的道路打下基础。

协和大学于1951年被合并，成为今天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建农林大学的前身，她的博爱牺牲服务精神被继承下来，她所抚育的众多学子分布在海内外的不同岗位上，发光发热。今协和大学校友会组织编印此册史料集，约我写篇纪念文，爰此表达我对母校和师友的一片心意！

2014年10月于厦门大学



第一篇

福建协和大学简史

原著：徐光荣

翻译：翁迈东、杨运融、刘闽生、李绍雄、江邦裕

校对：翁迈东